

17. 11. 28/31

嶺海焚餘



嶺海焚餘

著者：(明)金

出版者：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發行者：揚州市古籍書店

定價：玉扣紙本一十元

出版時間：一九八一年九月

統一書號：一一一。。(古)。六

不白之爰書則尙德致刑均有當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核冒濫疏

爲敬因同官感慨之餘直抒微臣孤憤之素願得罪於一時
存公論於萬世事臣竊見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一揭感愴
時事微示譏彈其論今日官人之塗約有五端一曰戰守二
曰反正三曰從龍四曰起義五曰抗節舍此而外固不能由
他塗以進矣然臣謂五者之外涇渭宜分而五者之中薰蕕
亦宜辨也不平致慨在臣不過旁觀而餘臭難堪在諸功臣
豈能親受請不避嫌怨略爲一指可乎夫戰守之功若湖南
趙印選曹志建胡一青湖北馬進忠王進才廣西焦璉貴州
皮熊等無可議矣督輔如騰蛟式耜胤錫雅不矜功無容借

譽乃若絕不見陣之胡執恭聞風卽遁之茅守憲儼然晉爵
雖慶國標員亦未嘗甘心相下也周鼎澣避清議於軍前亦
自詡封疆之寄胡欽華寄黃口于幕下竟共推節鉞之尊可
乎不可乎反正之功則金聲桓李成棟其最著者然文臣守
協大謀粵東惟袁彭年江右亦黃人龍其次卽張調鼎耳若
耿獻忠兩部尙書得於沈源渭之捷足其實勳臣反旆未嘗
夢見也顧元鏡之日暮途窮朱謀塑之依草附木吳尊周以
請援而脫身旋以迎鑾爲騙局此復何堪誤獎且夫元戎反
正則文吏豈敢異同印官反正則鄉紳安能抗拒而聯翩並
起冒濫日多可乎不可乎從龍之功執鞭箠以衛險阻抱圖
籍而應指麾輔臣若嚴起恆勳臣若馬吉翔此可眷禮不衰

耳以自梧扈桂之嚴雲從黨附逆胤濫題而得封以挈印潛奔之王化澄交結內廷傳旨而入直亦云怪事矣王之臣棄思文於閩又不能事陛下於粵濫竽五等不加褫斥臣不知所忠何事所衛何君顧名思義全無愧恥可乎不可乎起義之功若鄭陽之王光興百戰稱雄海上之朱成功寸心不折卽張家玉等雖敗猶榮固芳流百世者至於獻策取黔之楊鶚貪縱無簡之唐咸全無一兵之王申錫邪淫不正之陳所聞皆以起義自文流毒萬姓而欺誑朝廷濫邀敕印可乎不可乎若乃遞跡荒山偶全髮膚匿名深崗易免搜求本無封刀飲醢之奇未有嚙雪投繯之烈雖謂完人亦觀晚節耳然且已有薙髮而自謂全歸久乞降而妄稱抗虜者又安足置

之齒牙供人姍笑哉如是者論功之典旣已不明卽受罰之心亦有所不服矣故臣以爲五功當覈則四罪又當稽也棄主之罪視受恩之深淺爲重輕三京旣陷死者何在生者又何在失地之罪視委任之重輕爲大小兩年日蹙去者有人住者亦有人構釁無君之罪執法自在人臣則五羊同室之戈不宜槩從蕩滌黨奸誤國之罪威斷出於天子則武崗共逆之案不宜久置模稜蓋五功之中參以一罪卽賞應減等而四罪之內並無一功則僂不逾時又豈有宵人冒處之嗟發志士灰心之歎哉夫臣之爲此言者亦自知結怨之太多矣賞罰不明則朝廷必不尊朝廷不尊則封疆必不信故略舉臣之所知者以槩其所不知者陛下與諸大臣權衡而推

廣之可以引伸其作用故不憚以一身犯眾怒也伏乞聖明
下臣疏公議使從前僭濫盡行釐正則一時直道千古良心
爲之暢然而無憾其於中興厲世磨鈍之大權非小補矣

考選不得歸內閣疏

爲一旨而廢三衙門成兩大患特請亟行改正事兵科右給
事中謝元汴一疏爲官方冒濫已極等事奉聖旨據題考選
四議無嘗急無委重俱切消長大機但流品須核真才猷真
循卓不必以科甲明經橫分左右推知應繇久任閒行截俸
無取充格必得其人先朝發送訪單吏治鄉評交重毋借苞
苴以徑毋徇囑託以情該部院彙核名教數題請臨軒親試
書義制策各一道糊名付閣臣卽日公閱定職務以開眾正

之路塞羣枉之門該衙門卽著令飭行欽此臣仰惟陛下振
飭官方之規不啻詳且盡矣然臣竊謂陛下密於取士而疏
於馭臣也夫欲登眾正而塞羣枉者此不當輕變法而在於
重論人今以糊名付閣臣公閱之爲可信則是部院科道諸
臣皆可疑也諸臣必來同朝之謗以負一人之疑則吏部尙
書晏清都察院掌院事袁彭年協理院事劉湘客吏科都給
事中丁時魁掌河南道高賚明文選司施召徵皆當引罪請
斥陛下實有所見卽正其罪而易其人使掌考選如謂數臣
猶在可疑可信之閒則當徐觀其後苟其囑託千人共指朝
廷有法臣等亦得操白簡而繩之未有預疑其不肖而先奪
其權者如謂數臣本無可疑卽又安取數百年之衙門舊制

一旦紛更之謂臣按舊制考詞林則事在閣考科道則事在部院何者科道言路出內閣之門則其權太重也某科道爲某輔臣所取彼有感恩此有市德是必有以公門之耳目爲私室之爪牙者一大患也臣昨見諸臣互傳此旨喜動顏色謂可得袖手旁觀不置身風波之內臣卽詰之以爲諸君自度才品不嫌卽當辭官而不當辭職掌豈有出身爲人臣而苟避嫌怨徼倖無事者恐非國家之福又一大患也伏乞聖斷收回前旨并責輔臣攬權侵官與部院科道諸臣卸擔溺職之罪謹題請旨

駁王化澄自列疏

爲微臣類參有據輔臣自列甚明請卽辨疏爲左證以取信

一時事臣前者感憤冒濫言不覺多已有不必一槩苛求之旨臣固知朝廷未易風行姑從寬典可以存而不論亦非必爭予奪於一時也頃見輔臣王化澄一疏再疏似必欲與臣辨明而後入直者亦可謂能有恥矣然臣謂輔臣既欲入直卽當置之不辨蘇味道處人業已模稜自處何須明白且臣仰體陛下惇大之意斷不至以補牘再三貽輔臣耐彈之誚則不聞不見更覺無痕若以立朝大節自詡無疵則是已非人勢難兩立欲使臣結舌而聽之臣不受矣請卽以輔臣之辨爲臣之辨可乎當西幸之時豈不以乘輿所往狡虜必追則中樞異道而趨潯非臣不衛君恐君能累臣也未聞解任之嚴命何虞交代之太稽李近朱姜廷機之差繳可謂無名

矣以善後爲卸責脫身之計卽以摧兵爲尋山營窟之媒國家危則奔國家安則并不潛挈印之本末輔臣如是辨卽臣如是言也東閣之旨在四月初六以前初八廷推初十枚卜又輔臣所自供者周鼎瀚唐鉞參預機密與之同時亦與之同局謂陛下不假借交結內廷之人臣能信之謂輔臣非交結內廷之人如富弼爲宦官宮妾所不知名者恐陛下亦未必能信之入直之本末輔臣如是辨臣亦如是言也且輔臣遂忘臺省交參而議處全州面恩而認罪乎以失扈之中樞爲傳升之內閣辭之足以爲名受之足以爲利其事何所從來天下有士大夫而與王坤聯族講伯仲壘簾之雅者哉得中樞於紹璫之譜系與得御史於奸輔之門牆全體可觀不

徒半豹立朝大節約略如斯正恐取笑一時貽譏千古則臣疏流傳亦斷非漫爾者矣雖然臣非以此阻輔臣之入直也陛下聖度如天善善長而惡惡短已往之失槩不追求苟能洗心滌慮收之桑榆則臣言雖當猶能使後世歎爲風聞若猶前此之輔臣乎皇皇求利庸之上復有一貪碌碌因人不病之時更無一苦卽生殺在手豈足排清議而箝天下之口哉臣願以此爲輔臣忠告固未嘗絕望於輔臣也則輔臣頻頻註籍頻頻入直往來進退綽有餘裕又何必一疏再疏以虛僞飾其跼蹐耶伏乞陛下垂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駁耿獻忠嚴雲從請告疏

題爲名教日虧廉恥日喪特以空言爲化導補王法之將窮

事臣聞之公論國家之元氣而良心者公論所由出也持論者無良心則雖言而不公被論者無良心則雖公而不服故不忠不孝局外或爲負慚而死利死權局中每難自割蓋臣疏出而耿獻忠以疾辭嚴雲從以歸里請矣此亦良心之尙存而兩臣之猶可教也則臣乃有不得不再爲勸勉者夫所謂尙書云者六部一體非兩部則尙書始尊一部而尙書遂卑也獻忠清夜自知卽不能叩頭辭職然中樞二字何煩癩癖膏肓且獻忠固斬然衰經人也未有金革之任不生空桑之中舍應守之制不言而以無病之請入告可謂倒置矣夫外吉內凶衣緋服繡旁觀微同於汝安乎獻忠能冒勳臣之反正以爲忠而不能借微臣之彈章以爲孝未可謂光其類

也獻忠若曰人言之至吾爲不聞也者而辭疾是以宮保尙書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嚴雲從亦曰人言之至吾爲不聞也者而請歸里是以清江伯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夫所謂冒濫云者名實俱非享厚實則罪愈重非謂取空名而責遂輕也此毫釐千里之差臣所不憚苦口爲兩臣勸勉者總之學術不明江河日下有斯道之責者法語之巽語之期與天下共爲君子而已矣王法欲窮而以空言補救事愈微而心愈苦兩臣或亦亮而謝臣之言也事屬綱常仰祈聖斷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論滇封疏

爲撫局未定國體宜尊再申前議以息浮言事臣竊惟孫可

望等革心效順同仇討虜朝廷待之有恩固可以收其功而御之有體乃足以服其心先經廷臣會議後臣與樞臣曹燁再奏亦既詳且盡矣滇撫楊畏知寺臣龔彝復有所請臣以爲不可徇也徇其請而適不足以服其心吾惟明理而守法而已矣何謂理與法夫本朝無所爲異姓王也開國則中山等靖難則河閒等皆追封耳可望歸命本朝而一旦聽其擅大陛下且不可變祖制臣等又安敢褻主威乃有爲之說者曰哈密之忠順金忠之忠勇王非乎臣請折之曰此夷狄也國家因其夷狄之俗而王之耳可望方憤夷狄之橫而欲爲中華雪恥且悔僭竊之非而欲以正義揚名彼將儼然自任昭代功宗天朝男子而以一字虛稱棄之夷狄朝廷不忍也

則有爲之說者曰安南不下亦封今以六詔版圖歸我何如
臣請折之曰此亦一夷狄也且我取陳氏之安南可望取我
之雲南事固不可同年而語則又有爲之說者曰我無以制
彼之自王也不如因而予之臣請折之曰我無以制彼之自
王也彼旣自王矣又何貴於我之予之彼思爲我之人宜守
我之法如不欲守我之法是終不欲爲我之人耳今日不能
制其自王異日豈能制其自帝耶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且
起而與我爲難奈何臣請折之曰彼與我爲難已數十年矣
我與虜爲難彼復與我爲難我能制虜何憂於彼我不能制
虜彼且爲虜所制矣夫張獻忠川中敗死可望由黔入滇乘
沐天波沙定州之鬪以收漁人之利借我土地養兵蓄銳不

虜仇是求而與我爲難其曲在彼我何虞焉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旣稱王久矣恐其未能自貶臣請折之曰尉佗自稱南越武帝矣漢太宗璽書一至而撤黃屋左纛去帝號前史兩美之可望誠賢者以假王而易眞公正卽爲貴如其不爾李自成稱萬歲猶然盜賊也起居服食擬於王者英雄所不道若復戀此區區則奄六詔而有之此閒樂不思蜀矣爲我討虜不亦欺乎則又有爲之說者曰朝廷發十萬之眾未必遽定雲南今無亡馬遺鏃之費而以全滇歸奈何效印而不子臣請折之曰豫國公金聲桓惠國公李成棟皆挈全省以歸我者二臣不求王我亦安得而王之則又有爲之說者曰二臣者我之臣也彼固我之敵也臣請折之曰彼非我之臣